

· 纪实小说 ·

女蝎

郑兰荪 著

贵州省图书馆

女 蝎

●郑兰荪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蝎/郑兰荪著. —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5. 12

ISBN 7-80081-616-8

I. 女…

I. 郑…

Ⅱ. 纪实小说;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14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7.50 元

目 录

一、	生日宴会.....	(1)
二、	劳务市场.....	(10)
三、	回 顾.....	(18)
四、	接 头.....	(27)
五、	报 案.....	(36)
六、	卖“零件”.....	(43)
七、	搜 捕.....	(49)
八、	撒 网.....	(61)
九、	占 卜.....	(75)
十、	胡 玉 莲.....	(88)
十一、	节外生枝.....	(97)
十二、	侃 价	(112)
十三、	分 赃	(122)
十四、	一张发票	(129)
十五、	两根线头	(135)
十六、	巧 遇	(149)
十七、	夺 娃	(156)
	尾 声	(161)

一、生日宴会

1989年3月30日晚，成都市居民楼6层一家宿舍里灯火通明。客厅内餐桌上摆了一块巨大的奶油生日蛋糕，蛋糕中心插着一支标志生日岁数的大号红烛，上有“长命百岁”四个金字，周围是一圈象征祥和喜庆的彩焰烛。主人将蜡烛……一点燃。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准备欢庆龙儿的周岁生日。

坐在首席的是龙儿的爷爷潘鹰，他已71岁高龄，过去是铁路上的高级工程师。从他满头银丝和满布皱纹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他饱经风霜，历经坎坷的人生历程。紧靠爷爷旁边坐的是龙儿的奶奶张光婷，退休前在铁路工会职工学校干教务工作，退休后在家带孙子。老人家慈眉善目，心地善良，不论从她的言谈举止，还是从着装打扮来看，完全像一个很普通的劳动人民，很难看出她是干过多年教师的知识分子，这也许是她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前的几年中长期被迫劳动的结果吧。

坐在下首的是龙儿的父母亲。父亲潘鸣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当过侦察兵，性格开朗，机敏果敢，调

皮而又幽默，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为人正直热情，人缘好，善公关，今年 28 岁，是市农工商总公司的业务部经理。龙儿的母亲汪小惠比潘鸣小两岁，是银行职员。她的性格和潘鸣大不相同，文静而贤惠，平时很少说话，工作上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在家孝顺公婆，体贴丈夫。

坐在左右两侧的分别是潘鸣的大哥和三弟夫妇。大哥在郊区一家修理厂当车间主任，大嫂当工人；三弟夫妇都在铁路局客运处党委办公室工作，结婚还不到一年。

全家人除老四在湖北电子科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校搞科研不能回家团聚外都到齐了。

潘鸣自告奋勇地主持今天的生日宴会。在各就各位坐定后，他说道：“今天是犬子龙儿我儿子的生日，……。”

话刚开头，妻子小惠就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正经点儿嘛！什么乱七八糟的把人说糊涂了。”

龙儿的奶奶张光婷因今天是小孙孙周岁生日，眉开眼笑，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说的我能听懂，犬子是文言，他故作谦虚，学古时候的老夫子，把儿子称犬子；龙儿是我孙儿的名字，他又怕人家不知道犬子龙儿讲的是谁，所以又加上我的儿子。其实谁还不知道龙儿是你儿子嘛，错不了。你们看龙儿虎头虎脑的，圆圆的脸蛋，红黑的皮肤，头发又粗又黑，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潘鸣接着说：“现在我宣布：欢庆潘威龙生日晚宴开始。全体家人注意：请齐唱‘祝你生日快乐’，预备，起！”潘鸣领着大家高声歌唱，边唱边用双手打着节拍。一向不会唱歌的爷爷也跟着哼哼。

龙儿坐在奶奶的怀抱里，兴奋得两条小胳膊像小鸟的翅

膀一样上下扑打着，张着小嘴笑。

歌唱毕，龙儿的爷爷代替龙儿将所有蜡烛吹灭。

张奶奶说：“小惠，快上菜吧。”

小惠、潘鸣和大儿媳便一齐起身到厨房间里将凉菜、热菜一盘盘端上，摆了整整一满桌，外加四川名酒五粮液、啤酒和色酒，真是琳琅满目，十分诱人。

“我先发个言。”潘鸣清清嗓子说，“今天我们打个牙祭，为啥子呢？我看主要不是庆祝龙儿的生日，小小年纪祝啥子寿哟，今天喝酒，主要是感谢把小龙带大的人。你们说把龙儿抚养大的头一功归谁呢？”

小惠和两个兄弟、媳妇们齐声说：“妈，是妈！”

“对呀！立大功的是妈。我先敬妈一杯酒。”潘鸣应声道。他摆出李玉和临刑前向李奶奶敬酒的姿势，双手捧着酒杯，头一低：“谢——谢——妈！”全室一片欢笑声。

“我不会喝酒。把孙儿带大，是我做奶奶的本份嘛，有啥子功哟？”张奶奶说。

龙儿在奶奶怀里极不安分。他站立起来爬到桌上，嘴里唧唧呀呀地不知说些什么，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桌上丰盛的菜肴，伸出一只小手去抓那红烧肉。

“你看这小子多不懂规矩，大人还没有开动他就爬上桌子，将来长大了不知是龙是虫呢？”潘鸣说。

“长大和你一样，准是个调皮捣蛋鬼。”张奶奶说。

笑声再次充满客厅。

小惠抽出手绢擦去龙儿抓菜小手上的油污，说：“妈这一年真是太辛苦了。白天要带孩子，还要给全家人做饭；夜里要给龙儿喂奶，把尿，换尿布，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本来都是我

的事，妈怕我影响工作，都承担起来。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从来不喝酒，今天我要咬牙敬妈一杯酒。”小惠说完一饮而尽，但酒在嘴里实在受不了，竟捂着嘴赶忙跑到卫生间把酒吐了。

龙儿的爷爷面带微笑，一言未发。忽然重重地咳嗽一声，骄傲地昂起头。

大家的目光立即转向潘爷爷。

潘鸣醒悟地说道：“哦，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只顾给妈敬酒，没给爸爸敬酒，爸爸提抗议了。爸，你也真是，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这就给你敬酒。”说着又像《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端起酒杯：“谢——谢——爸！”

潘爷爷哈哈大笑：“你们向妈妈敬酒是对的，我高兴。我没有什么功劳，受之有愧。”

张奶奶说：“不对！你爸爸是我们家中的顶梁柱，也是我们全家学习的榜样。他解放前是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敌人的刺刀马队搏斗打先锋，被国民党特务抓去坐牢。解放以后一直在铁路上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长年累月在野外，爬山越岭，住帐篷，冬天冷，夏天热，蚊虫咬，吃尽千辛万苦，被评为劳动模范，在单位上过光荣榜，报上登过他的先进事迹。文革中说他有海外关系，把他打成反革命，住牛棚。三中全会以后才平了反。他现在虽然退休了，但还是一心一意想工作，天天往单位跑。你们能有今天，还不是因为父亲抚养教育的结果吗？所以我也要敬龙儿爷爷一杯酒。来，老头子，咱俩干一杯！”

老两口站起来面对面地你等我，我等你。互相推让：“喝呀，你先喝。”

“你先喝嘛。”

全家人一齐鼓掌，喊：“一、二、三。爸妈一起喝。”

老俩口都只把酒杯端到嘴边抿一抿就放下了。

“妈，龙儿太调皮。小手小脚一刻不停，你吃饭也吃不好。让我来抱一会儿吧。”小惠顺手从婆婆怀里把儿子抱过来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龙儿坐在妈妈的怀里极不舒服。看得出来，两只小手乱划，不是高兴，而是躁动不安。后来竟皱起眉头，“哇，哇！”放声大哭起来，示意仍要回到奶奶怀里去。

这时，小惠忽然感到膝上热乎乎的。她把龙儿抱起一看，正在向她身上洒尿呢。

“糟了，糟了，水龙头放水了，龙儿提抗议了。”潘鸣说。

“还是我来抱吧，你不行，我孙儿要我不要你。”张奶奶将龙儿从他母亲怀里接过来。

龙儿回到奶奶怀抱后，顿时安静下来。一动不动地看着奶奶，又是咿咿呀呀地想说话。

奶奶用一只手指头点点龙儿的小嘴：“还是奶奶亲，是吧？要奶奶不要妈妈，是吧？”

龙儿像是懂得奶奶的话，张开小嘴，边笑边咿咿呀呀地和奶奶对起话来。

张奶奶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子将孙儿的小脸蛋亲了又亲。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

“谁呀？”小惠起身开门。“啊！原来是爸妈来啦，太好了。”

小惠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战斗中负过伤，身体一直不太好。转业回地方后组织上安排他在火车站货场当保管员直到5年前退休。小惠母亲文化程度低，一辈子干家务活，抚育子女，精心服侍体弱多病的丈夫。现在儿女都

已成家，单独居住，老两口倒也清闲自在，但有时也不免感到寂寞。这次小外孙过生日，老两口早就准备来好好庆贺一番，不料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从外地来看他们，耽误了时间。

潘爷爷和张奶奶一听说是老亲家来了，赶忙起身让坐，说：“我说嘛，老亲家不来太扫兴了。潘鸣，快拿碗筷，搬椅子给你岳父母坐！”

“老亲家，亲家母，你们是贵客，请上坐。”潘爷爷和张奶奶将自己原先的坐位让出来给小惠的父母亲坐，自己坐到旁边。

“你们不是说今晚家里有客人，来不了吗？要是知道你们来，我们的晚餐就会推迟的。不过现在来了也不晚，我们才刚刚开始哩。”潘鸣说。

“送走客人，我们就急急忙忙赶过来。小外孙今天满周岁，值得大大庆贺一番。我们也没啥子好送的，买了一条金锁链。你们看，怎么样？”潘鸣的岳母将项链套在龙儿的脖子上。

张奶奶和小惠赶忙拿起金锁片细细瞧。“啊！锁片上有一条小龙！”小惠看后兴奋地拍着手。

“龙儿属龙，名字又叫威龙。我特意要手饰店雕上一条小龙，希望龙儿将来长大以后大有出息，成为一条大龙。”潘鸣岳母说。

“咳，妈还迷信，望子成龙是封建思想哩。现如今的提法，不叫有出息，叫有前途；将来不是成什么龙，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潘鸣说。

“你们尽讲些新名词儿，我不懂。有出息和有前途有啥子区别？”潘鸣的岳母说。

“过去讲有出息，就是出人头地，当大官，地位高。现在不兴这个。”潘爷爷笑咪咪地边说边向老亲家碗里夹菜。

老亲家批评自己的老伴说：“你的脑筋需要换一换呢。有前途，接班人不一定都当大官，劳动致富的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也是接班人，也有前途，如果说要有出息，那也算有出息。有的青年人不愿意在家劳动，说务农是泥腿子修地球，瞧不起农民，这个不好嘛！”

“可也是，现在农民中间万元户有的是。”张奶奶说。

“还有农民企业家哩。”小惠说。

“还有农民当人大代表哩。”潘鸣的岳父说。

“这些人又有名，又有利，名利双收啊。”潘鸣的岳母说。

“红眼病！”潘鸣的岳父又顶了老伴一句。

全家轰然大笑。

“我们今天来，一则是庆贺龙儿的生日，还有就是想和奶奶商量一件事。”亲家母说。

“商量啥子吗，亲家母说的我们照办。”张奶奶说。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说话算数哟。”

“当然，当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亲家母呷口茶：“那好吧，我就说。我外孙长到一周岁，都是你老人家一手带大的，太辛苦了。我没尽啥子力，很惭愧。但你老已是60岁的人，不能再像当保姆一样劳累下去。所以，我和小惠说过多次，要他给婆婆请个保姆带龙儿，小惠说婆婆不听她的。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请老亲家母考虑，大家也发表点意见。”

潘爷爷说：“我可以作证。小惠的确说过多少次。不光她说，我也劝过。她就是对保姆带孩子不放心，非要亲自带不可，连我也没得办法。我说，我可得要提醒你，你腿骨摔成骨折，阴天下雨就痛得不能动，躺在床上直哼哼。现在龙儿一天天长

大，又调皮，又爱动，到处乱跑，上楼下楼，一刻也离不开人，你跟在后面跑，是吃不消的。说不定两人都要摔交子。我很赞成请个保姆。”

潘鸣说：“妈受苦一辈子，退休后本该享几年清福。现在又被龙儿缠住，比参加工作还累，这样下去，非病倒不可。何况我和小惠每月的工资开销也够用。我看这事就这样定了。明天就去找保姆。”

潘爷爷说：“小鸣说得对呀。他妈师范学校毕业后，做小学教师，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1964年‘四清’运动中，清理整顿教师队伍，因他妈是小地主出身，就将她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来了，下放到铁路上劳动当列车员……”说到这里，张奶奶用手一挥，把他的话说住。

“不提则已，一提我就有气。什么下放劳动？完全是整人，搞劳动惩罚。他们明明知道我有4个孩子，还叫我跑成昆线，一跑就是一个月。他爸爸又长年累月不在家，4个孩子饭都吃不上，最小的才1岁。怎么办？我苦苦哀求，线路管理处主任还通情达理，在花名册上大笔一勾，把我的名字从上面一下拉到了下面，我就从成昆线调到成都站来了，三天回家一次。这样我可以照顾几个孩子了，内心很是感激。

“我在铁路上跟了近两年的车，心想下放不就一年吗？怎么我已经干了两年，还不叫我回学校教书呀？我向领导提出，领导总是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我到学校打听才知道，因为我出身成份不好，早在从学校下放的时候，就偷偷在我档案里塞进一个材料，说我做教师不合适，将我改成了工人。我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劳动。尽管我心里不痛快，但工作还是好好干，在列车上帮客人倒水，扫地，搬行李，找坐位，顾客都喜欢我，亲

热地喊我张大妈，上下班的铁路工人，对我更有感情，年终非要给我评模范列车员不可。”

张奶奶哽咽着继续说，“没想这苦日子还没熬到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爷爷被打成反革命，我也受株连，硬要我交代我和老头的黑关系，对我又批又斗，牙齿被打掉一颗。后来又要我住牛棚。在牛棚里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客运段的刘书记，戴了‘走资派’的帽子，还有铁二小女校长常宝珍，扣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要我监视他们的行动，随时揭发他们的問題。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就说我包庇罪犯，又在牛棚里继续没完没了的批我斗我。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给我和老头先后平了反，我们一家人过上幸福团圆的日子。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带我的小孙儿，是我情愿的。而今我们这个家子孙满堂，父慈子孝，一家人和和睦睦，是个最幸福的家庭。”

潘鸣说：“我插一句，别把话说绝了。应该加个‘之一’。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之一。”

张奶奶说：“对，之一。”

客厅里又掀起一片笑声。

“言归正传。请保姆的事你同意了吧，嗯？”亲家母问道。

张奶奶高兴地一拍桌子：“好，就依亲家母的。谢谢老亲家母的关心。我们全家敬老亲家、亲家母一杯酒。”

二、 劳 务 市 场

今天小惠休息。张奶奶吃罢午饭，将龙儿交给小惠，自己骑自行车来到红瓦市劳务市场。她下了车，看看劳动服务公司，大门紧闭。原来是午饭时间，工作人员下班了。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红瓦市的街道上。张奶奶把自行车推到墙边，看看待雇的保姆，有二十多个，东一个，西一个，靠在墙角边，树荫下，有的打瞌睡，有的啃大饼，有的闲聊天。一个个没精打采，雇客也不多，冷清清的。

见到张奶奶，立即有几个比较麻利的妇女，围拢上来，问道：“老太太，可要保姆？”

张奶奶反问道：“你们都能干啥子活？”

这个说：“我啥子活都能干。”

那个说：“我愿意搞家务。”

另一个说：“我愿意带小孩。”

张奶奶一听她愿意带小孩，立即引起注意，进一步问道：“你们是哪里人喽？”

保姆们抢着答道：“我是绵阳”，“我是江津”，“我是大理”，“我是西昌”……

“你们年轻的，不在家劳动，跑出来做啥子嘛？”张奶奶问道。

“我家穷得叮当响，我要出来挣点钱回家养家糊口。”一个保姆抢着回答。

“我初中毕业，高中没考上，在家干农活，受不了，进城来闯闯，见见世面。”

.....

“嗯，你们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能干多久呢？”张奶奶问。

“一年，怎么样？”一个年轻的女子说。

“太短，太短。刚刚熟悉，又要走人。不合算。”张奶奶摇摇头。

“一年不行，就两年。每年春节回家一趟，每趟半个月，路费你们出。可以吧？”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油里油气地伸出两个指头。

张奶奶没表示态度，拨开人群，继续向四周望去。只见远处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纪50岁左右的妇女，嘴里不断地嗑着瓜子，张奶奶近前去看，身体虽然结实，人也挺精明，但像个油头滑脑的媒婆。三角眼头心生畏，嗑瓜子时口里露出两颗银牙。

张奶奶走近他时，她仍然低着头嗑瓜子，没主动求雇。

三角眼头也不抬，冷冷地反问：“做啥子活？”

“带孩子你可不？”

三角眼这才抬起头上下打量着张奶奶：“带丫头还是带小子？”

“带哪样的孩子不一样？”

三角眼很干脆：“只带小子，不带丫头。”

张奶奶好生奇怪：“为啥子嘛？”

“不为啥子。丫头带多了，不想带。”

“带我的小孙子。”

三角眼高兴地站起身：“走！”她拍拍屁股，牵牵粘在屁股上的衣服就要跟着张奶奶去。

张奶奶说：“别急呀，工钱还没谈哩，你要好多钱一个月？”

三角眼很慷慨：“工钱好说。你们干部家庭不会亏待我们当保姆的。”

“一个月给你 35 元，吃饭我们管。我们吃什么你也吃什么，怎么样？”张奶奶说。

三角眼又迫不及待地要跟着张奶奶走：“好说。钱多钱少我不在乎，只要合得来就行。”

“劳动服务公司下班了，等他们上班以后，登完记就上我家去。”

三角眼很不高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我有身份证，你看。”说着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那信纸上字迹已经模糊，但上面盖着大红印章，张奶奶也就消除了怀疑。

“有证明就行。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是政府的规定。明天我们一起来补办。”张奶奶说。

三角眼说：“要得，要得。”这时她脸上才露出笑容。她的五官虽然端正，没有什么大缺陷，但她的眉、眼、鼻、口、耳等组合到一起，却使人感到阴冷，她的笑像是狞笑。

张奶奶看到她这人不很和善，有些快快不乐，但仍然感到

她年纪大，带孩子有经验。心想，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再想找50岁上下的人就难了。再说，人也不可以貌相，长相不好也不都是坏人嘛，好人总是多数，我就不相信坏人就让我碰上了。便勉强地同意说：“你先试着带带看，干得好可以长期干。你姓左，我们就叫你左婆。”

“好嘛，好嘛。”三角眼赶紧表示。

张奶奶给了三角眼一角钱：“你乘公共汽车，坐两站地，下车后等我，我骑自行车马上就到。”

两人在车站会面后，一起回到家中。

张奶奶和三角眼两人喘着气，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向六层楼爬去。

“这么高的大楼，爬上去，可把人累死了。”三角眼说。

“习惯了就会好的。”张奶奶说。

“六层的高楼我还没住过。抱着孩子上楼下楼得千万小心，搞不好把孩子摔了，可是了不得的事呀。”

“是呀，你想得挺周到，一听就知道你带孩子细心。你过去帮人带过孩子吧？”张奶奶问。

“带得多了，乡长家的，县长家的，书记家的，还有局长家的孩子我都带过。我带过的孩子还没听说有哪个不满意的。”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个小孙孙是我的心头肉，昨天刚满周岁。他一出生就是我亲自带大的，谁带我都不放心。刚才那些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毛里毛糙的，又贪玩，我就不放心。你这样有经验，又细心，准能把孩子带好。”

“把孩子交给我，你尽管放心。我保证把你孙子养得肥头大耳，没病没灾的。”